

电影《十八洞村》：中国“脱贫奇迹”的真实写照

把思想根植于故事与人物，“精准”地设计主题主线，用好看的故事、人物带动令人深思的主题思想，让观众在主旋律的弘扬过程中产生共鸣

□ 柴哲彬 陈 灿

十八溶洞，洞洞相连。婺源式乡村建筑、层叠的梯田、望不到边的绿色。枯藤老树，鸟语花香，高山峡谷遥相呼应，苗家阿妹歌声在悠谷回荡……电影《十八洞村》让原汁原味的苗寨氤氲着“远看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的意境。

然而，这座名曰十八洞村的与世隔绝村落，并不是世外桃源的仙境。自然禀赋的先天不足，交通闭塞的现实落后，让贫困成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父老乡亲隐不去的痛。据统计，2013年十八洞村人均纯收入1668元，仅为当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8.75%。

“如果不是拍电影，我可能不会如此深刻的理解‘贫困’对于一个走向伟大复兴的民族意味着什么。”电影《十八洞村》导演苗月谈起创作历程，深刻感受到在脱贫攻坚的火热实践中共产党人彰显出的使命担当，

深刻理解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期盼。

《十八洞村》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它缘何被盛赞是一部充满艺术美感的主旋律电影？

“只要深扎了生活，就一定能获得题材”

中国的脱贫致富成就堪称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作为“精准扶贫”思想的发源地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牢记总书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仅用了3年多时间，全村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8313元。2017年2月十八洞村宣布成功脱贫摘帽，成了全国精准扶贫典型。

影片《十八洞村》取材于十八洞村的真实故事，通过王学圻饰演的杨英俊以及杨家的几位

堂兄弟在脱贫的过程中发生的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用诗意的电影语言描述当下乡村居民的内心世界，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为了正式拍摄《十八洞村》，苗月在2016年8月就开始了她的走访之路。到2017年4月28日，在电影开机后的四个月里，剧组为拍摄好当地原生态的自然景观，走访了很多湘西村寨，整个剧组都进行了“沉浸式”的体验。

提及电影的创作过程，苗月表示，只要深扎了生活，就一定能获得题材。“我们剧组每天住在县城，到村里拍戏，往返要走六七十公里。对我们而言最大的难处是，在寨子里拍大量的水田、梯田画面，大型设备进不去，要利用航拍来拍摄。我们想尽办法进行设备分拆，用农用三轮车运送进去。此外，拍摄时正处于雨季，遇到下雨，大家还要匆忙扛着设备离开。我们很辛苦，但是很值得，因为拍

到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剧组“精准”的扎根生活没有白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圣元看过电影后表示，“《十八洞村》风格真淳素朴，于平淡中见奇崛，回归中国文艺美学风格、中国电影美学精神，整体风格犹如一篇风格淡雅、情感内敛含蓄的叙事诗，令人联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的小说、孙犁的散文、沈从文的湘西书写，令人耳目一新。”

“从物质脱贫到精神脱贫”

影片中，退伍军人杨英俊（王学圻饰）拒绝戴上贫困户的帽子，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带领杨家兄弟立志、立身、立行。面对贫困现状，村民虽心态各异，但对于改变命运的期盼却时刻共鸣，追求生活脱贫的过程中，更是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脱贫。

走访了那么多贫困户，最让苗月感动的，是村民们对土地那份骨子里的热爱。

苗月在十八洞村走访的第一户人家，就是杨英俊的生活原型。“我听男主人讲他的经历，真的非常感动。他原来是一个军人，复员时恰逢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政策，他们家也分到了一份土地。因为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他一直辛勤耕作作了30年。”现在，“杨英俊”老了，家里还有智障的孙女，如何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苗月表示，“精准扶贫帮助他们维护了生命的尊严和对土地的敬意。他们坚守着土地，有着精神的自尊，但因为现实情况，物质生活与精神自尊不匹配。国家的精准扶贫，让他的生命质量获得很大的提升，获得了真正的自尊。”对于这样令人赞叹的国家成就，对于这样的伟大事业，苗月表示自己“以特别真诚的创作态度做这个片子，再怎么苦和累也心甘情愿”。

主演王学圻同样对精神扶贫深有感触，“杨英俊是被识别为贫困户的退伍老兵，但他凭借着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不畏艰难，带领村民打赢扶贫攻坚战。

扶贫先要扶的就是精气神。”

“主旋律题材也能拍成高纬度艺术大片”

红色土壤、绿色梯田、蓝布衣裳，辅以湘西乡音、苗歌苗鼓，使得《十八洞村》具有了独特的美感。《十八洞村》对自然和社会景观的忠实纪录，还原了地区原有的光影色泽，令人着迷。

《十八洞村》上映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康刚在该片首映式上表示，“作为一部真实反映中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电影作品，《十八洞村》不仅具有推陈出新的现实主义主题，同时还兼具较高的艺术品质，是一部能感动时代、留给历史的佳作。”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表示，“在现实主义的基石之上，影片题旨触及中国传统农民的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生发出充沛的人文主义情怀。”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说，“以心立志，以言立身，以情立行，他们在追求物质脱贫的同时，用双手和赤子之心，完美实现了精神上的脱贫与超越。”

对于如何能把主旋律片拍成了艺术电影，苗月坦言，不论是主旋律题材还是商业题材，既然是拍电影，就一定要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要说好故事，遵循电影的高标准制作水准。苗月坦言“精准扶贫”给了她实施拍摄的方法论，为了使《十八洞村》区别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团队在创作过程中把思想根植于故事与人物，“精准”地设计主题主线，用好看的故事、人物带动令人深思的主题思想，让观众在主旋律的弘扬过程中产生共鸣。

“如果不是拍电影，我可能永远也没这个机会走进这个村，了解他们过往的生活、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偏远地区的人民是挺不容易的。”苗月认为，通过拍摄《十八洞村》，能让更多人更形象地了解精准扶贫的意义。她坦言，“能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中，记录并书写中国的‘脱贫奇迹’，这就是我的初衷。”

“自行车王国”，我和同伴骑车到香山赏红叶，在公园门口都找不到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只好把车停在植物园门口，再徒步上山。

香山公园为了一饱人们秋天赏红叶的福福，从1989年开始每年举办红叶文化节。以前北京人秋天赏红叶，看的主要是五角枫和黄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香山不但扩大了这两种树的种植面积，而且增加了三角松、元宝枫、鸡爪槭、火炬等有红色叶子的树种。青松翠绿、枫林已红，很多树的叶子也已经变黄，绵延不断的西山层林尽染，红黄绿三色交叠，壮美景观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现在除了香山，在北京北部、东部的山区也出现了大面积的红叶观赏区，红螺寺、金海湖、慕田峪、上方山、百望山、百花山、灵山、密云水库周边、京张公路、怀丰公路等地都是观赏红叶的好去处。

望着这色彩艳丽，层次分明，绚烂如霞的景色，人们定会浮想联翩，感叹一年四季，北京最美的季节还是秋天。

□ 今 雨 轩

期待新版红楼精雕细琢

□ 阎 岩

据媒体报道，新版电影《红楼梦》近日启动演员的全球海选，入选者将接受国学红学培训。该片导演胡玫介绍，无论是职业演员还是普通人，无论身处国内还是海外都可参加海选。在弘扬传统文化、推广经典阅读的今天，此举引发广泛关注。

20世纪80年代是电视剧的春天，也是中国古典名著开始被改编的时代。《西游记》和《红楼梦》是当时改编最成功的两部名著，无论是导演、编剧，还是演员，都投入了极大的理想、热情与精神，拍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留下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经典人物形象。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兴起，当代精英文学和经典著作的传播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影视改编仍然以忠实于原著为原则。

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和大众文化的发展，商业化和娱乐化成为影视改编的主导性特征，一些制作者、导演对经典不再有敬畏之心，而是从便于传播和吸引眼球的角度进行改编。借经典炒作、借艺术造星，一度成为文化领域的“时尚”。于是，我们看到2010年《红楼梦》的重拍走上了娱乐性传播之路。商业化运作的红楼选秀吸引了无数眼

球，但结果是不仅未塑造出几个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反而破坏了原著的经典性。

《红楼梦》在世界上拥有众多读者。就像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林黛玉、贾宝玉等人物形象。选秀无可厚非，但在选秀的名义下不尊重艺术规律、盲目进行商业炒作，肯定会对艺术产生挤压。不管炒作多么红火，最终都要靠作品说话。轻视经典的现实意义，将经典当成商品和娱乐的工具，就会产生“轻”与“浮”。

当下，文学界和影视艺术界强烈呼吁文学与影视剧摒弃过分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倾向，使艺术性与商业化相得益彰。唯有如此，艺术才能真正地服务大众、塑造心灵，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这就要求影视改编必须重新回到尊重经典、传承经典意义的原点。

细致胡玫导演以往的影视作品，无论是《雍正王朝》《汉武帝》《乔家大院》，还是《孔子》《曹操》，都体现出上乘的质量，赢得了较好的口碑。希望新版电影《红楼梦》能够延续其精雕细琢的作品风格，切莫沦为媚俗化、泛娱乐化的选秀场。

尊重经典、再造经典，尊重艺术、创新艺术，是影视改编成功的要旨。

资 讯

前三季度文化产业保持较快增长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据对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5.4万家企业调查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上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7,61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4%（名义增长未扣除价格因素），增速提高4.4个百分点，依然保持较快增长。

文化及相关产业10个行业中，除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外，9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其中，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的4个行业分别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6%；文

化艺术服务业增长16.3%；文化用品的生产增长13.4%；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增长13%。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0,754亿元，占全国75.1%；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10,794亿元、5325亿元和746亿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16.0%、7.9%和1.1%。从增长速度看，西部地区增长13.4%，高于东部地区11.9%的增速，中部地区增长8.7%，而东北地区下降1.0%，降幅比上年同期收窄10.4个百分点。

（新 华）

红色动漫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本报讯 记者任丽梅报道 由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动漫集团支持的红色动漫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论坛在湘潭市举行。这是国内首个专门研讨红色动漫、并为红色动漫与红色旅游寻找合作对接机会的论坛，也是践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继承革命文化”要求的实际行动。

据介绍，2016年，全国红色旅游接待游客数量已超过13.5亿人次，预计到2020年将突破15亿人次。有数据统计，在纪念馆、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前提下，中国红色旅游综合收入在“十二五”末已突破2600亿元，而根据中国动漫集团发展研究部主任宋磊的预测，动漫品牌的融入有望为红色旅游再带来千亿元级别的增量收入。

据了解，论坛吸引了国内主要红色动漫创作与营销企业负责人、国内众多红色旅游景

区项目负责人等100多位代表参加。其中，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党政负责人郑虎、潇湘电影集团董事长助理李涛、湖南金鹰卡通卫视动漫创投部主任李忠、深圳环球数码公司总经理肖勇、江通动画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光明、中国戏曲学院美术研究所所长、著名漫画家王九成等先后发表主旨演讲。中共韶山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君尧，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动漫事业部主任杜都，湘潭大学副校长刘建平，延安宝塔区南泥湾红色文化小镇项目负责人，北京幻次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金金，《四渡赤水》VR体验项目负责人、北京酷鸟飞飞科技有限公司CEO史蔚安，红色动漫《榜样》项目负责人、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社长钟伦荣等专家，也在随后的圆桌论坛上共同探讨了红色旅游资源如何对接红色动漫IP的议题。



歌舞诗《守望》贵阳上演 唤醒乡愁记忆

11月1日晚，歌舞诗《守望》在贵阳上演，《守望》以贵州黔东南传统村寨为背景，讲述了黔东南苗族侗族同胞婚嫁、劳动、节庆等真实生活场景。《守望》从歌、舞、乐、服、俗、技等非遗保护和 development 方面上，诠释注解乡愁的内涵和外延，唤醒人们对美丽乡愁的记忆。图为苗族舞蹈《生命树》。

贺俊怡 摄

惬意“辞青”：郊能丹碧人能暇

□ 刘一达

北京的一年四季，以秋天的景色最为怡人。在北京赏红叶和黄叶（银杏），不但是视觉上的享受，也是身心的愉悦，尤其是京郊红叶，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景观了。

其实秋天赏红叶，早在辽、金时代，就是京城一道诱人遐思的景观。当然，那会儿观赏秋景，主要还是有闲情逸致的文人墨客的雅兴，并没有像现在似的，成了北京人秋天必不可少“精神大餐”和民俗活动。

古代的北京红叶，主要以枫树的叶子为主，金代诗人周昂在《香山》里写道：“山林朝市两茫然，红叶黄花自一川。野水趁人如有约，长松阅世不知年。”（摘自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当时的文人在秋天里与友人相约到香山看红叶，并把黄色的银杏树，也作为一道

景观了。

明代的北京人秋天赏红叶，主要是到香山。明代文人刘侗在《香山寺志·青轩》中写道：“十里香红一道泉，约同闲伴入春烟。鸟呼耕凿民畿甸，钟报晨昏僧祝延。独翠封山谩万壑，来青经野敕诸天。郊能丹碧人能暇，休养熙游不偶然。”（摘自明·刘侗《帝京景物略》）。

诗人与朋友相约到香山赏红叶，感叹“郊能丹碧人能暇”，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丹碧之色，我们能悠闲到此观赏，应当是人生最为惬意的事了。

香山因最高峰有石似香炉而得名，据明代王衡记载：香山最早叫杏花山，“杏树可十万株，此香山之第一胜处也。”明代诗人徐贯在《游香山偶成》中写道：“一派峰峦侵碧汉，独尊凡宇出红尘。岭松月挂上白晓，山杏花飞下界春。”（摘自明·刘侗《帝京景物略》）。香山

森林覆盖率达96%，除杏树外，还有多种树木，其中一、二级古树达5800多棵，占北京近郊古树总数的1/4。在众多的树种中，最有名的就是五角枫和黄栌，这两种树的叶子在深秋变红，形成香山的红叶景观。

明代诗人叶仑在《秋游香山寺》中写道：“秋老香山路，高深霜叶迟。日窥林内暝，泉涤石中奇。”于奕正在《来青轩》中写道：“四山秋色重王言，青翠巍巍捧一轩。叶渐有声霜待老，僧能无语梵应尊。”周之茂在《香山寺》中写得更加详细：“老树引年三代色，危岩亏日四时寒。登临不尽寻幽意，寻去无愁石路难。”在诗人的笔下，香山的红叶会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思。风动红叶使秋天的山色成为有声的画卷，的确令人神往。

明清以前的北京人秋天赏红叶，地点比较单一，除了西山，尤其是香山，基本没有别的

地方。现在的香山公园，在清代是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之一的静宜园，一般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但西山的寺庙比较多，静宜园南面的香山寺是开放的。

据清代人《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当时北京人赏红叶称为“辞青”：秋日，“都人结伴呼从，于西山一带看红叶……谓之辞青。”到清末时，秋天登高望远、观赏红叶已经成为民俗。当时，北京人观赏红叶的方式以结伴进山，相约住寺为多。因为交通不便，从北京的内城到香山坐骡车要多半天。那会儿的香山没旅馆、饭店，所以为赏西山红叶，一般在寺庙住几天，这样正好可以观赏到早、中、晚几个时段的秋景。这些，我们从明清文人留下的大量诗作当中可以体会到。

到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人秋天到香山看红叶，不仅是呼朋唤友，而且是举家前住了，真是人山人海。当时北京还是